

魏

書

冊四







魏書卷十九上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上

景穆十二王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

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浪厲王萬壽廣平殤

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

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

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卽位恭宗宮人有子者

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顯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

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
所望也未發遣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
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
蠕頭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遣
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
諡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
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
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
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
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
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諡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
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號武過人莊帝謀殺尔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尔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尙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沉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卽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

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嘗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旣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薨

子棕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尙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棕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昴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尙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暹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尙書事薨贈太師錄尙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

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
陳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
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
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
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
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實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
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
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遙遙並擊破
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蚪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
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
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
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

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起暨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浪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睦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尙書博議以聞尙書令任城王澄尙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諡曰宣公

遙第恆字景安粗涉書史恆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

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諡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誠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諡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尙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尙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于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尙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

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字仲琰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篡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白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室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第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尙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諡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

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尙書胡莫寒簡西部勅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勅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勅勒色動悉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勅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諡曰靈王

子暹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諡曰威

暹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

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鷃鼠遂徙合浦
逞第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
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
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頗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
過致憂懣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
脩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
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
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
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
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
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
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

蕭寶夤諭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尙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諡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譽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恆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旣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各號始定後除度支尙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尙書議尙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尙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

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尙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尙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類經考議而尙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尙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

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
 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噉競無復
 彝序匡更表列據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
 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
 竭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
 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恆言自
 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
 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剛足內朝抱璞
 人外鷲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己
 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
 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
 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
 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爲新之

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慳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勅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刎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邊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尙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恕死降爲光祿

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旣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菴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尙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

正之尋最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
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
請停匡議承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
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
省與匡逢遇駟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
詔付八座議特加原有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
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諡曰文貞後追復
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魏書卷十九上

樂書卷十終生

魏書卷十九上考證

景穆十二王列傳上○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樂浪王萬壽傳○浪目錄作夏

魏書卷十九上考證

歐陽修字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

歐陽修字永叔

魏書卷十九中

魏書卷十九中

收陳女

列傳第七中

景穆十二王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草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

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僂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過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氐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克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憫贈以本官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凶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圍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彊隣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

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旣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宣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尙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勅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尙書令蕭蹟使庾華來朝華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懽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曰陛下龍興既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草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嶠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尙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

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尙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蘭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北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旣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

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鑿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
竟欲如何禮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
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
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
也沖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
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卽當乘其悅附
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
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
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
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饋
石之糧而使怨苦卽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
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
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剋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

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
 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旣張
 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
 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冲曰任城王
 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
 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
 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
 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
 欲令大忠在己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
 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
 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
 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
 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懸瓠以篤

疾還京駕錢之汝濱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庶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

尚書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懍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符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恆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勅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寧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

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

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尙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擾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憊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薦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尙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勅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頌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恆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

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數與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尙書更可量宜修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鷟之寇陷夷陵成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舊之遁走又遣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與祖仍引攻白臺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曰蕭衍頰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圍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募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濱可爲斂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

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夔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剋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卽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變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卽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

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績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剋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既而遇兩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是高肇當朝

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
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聲擁兵於外肅宗冲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
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尙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
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尙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
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
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
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恆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
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尙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
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
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
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
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
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污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恆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

無諫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篡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寃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日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

伎作任聽卽住七日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
 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
 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
 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
 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
 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
 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
 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况今南蠻仍擴北妖
 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
 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
 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
 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窺覲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
 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

爲堰以灌壽春乃陰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
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
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
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
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塽二百以漸修造
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
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
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
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
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
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
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
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

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
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
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嘗官而行無所迴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
貫大便於時前來尙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寃事重奏請真案
澄執奏以尙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
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
之西域嘯噓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
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
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
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
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
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

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
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
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
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
事方相竊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尙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尙書
門陳矯亢辭帝慚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慚而回駕羣官百
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
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己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
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
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
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
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尙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
命將授旗隨陸啓穎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續武修文

仍世彌感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覲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朝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修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感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閭恃變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與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

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廡庫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幣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簞而矯德昭寢畢室而禹功感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一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資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

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獻款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義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曰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恆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謔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尙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

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尙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恩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義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義義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恆州刺史順謂義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義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曆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義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義解領軍徵爲給

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
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義不畢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
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
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義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
一妹之故不伏元義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與反於營州使尚
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
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
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糝飾數出遊幸順面
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
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
見辱也順曰陛下威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
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徵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
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徵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

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
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
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
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
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
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遐哉大道廓矣
洪氣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旣含有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投體齊美
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敬脛織翼紫首蒼身飛不
能迴聲若遠聞點縉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
之側亂鷄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
旣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
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葛懼
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

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作起作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勅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恆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

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尔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都督瀛冀二州諸

軍事

朗二

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沒於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己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資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世宗卽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驚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

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
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
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
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矜銳
觀變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
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
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
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
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
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
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
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
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峴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草屯於黃口

嵩遣軍司趙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草率卒四千
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
軍李叔仁等夜襲破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
屯於鷄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碭石嵩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
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勢衆軍旣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
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徽賓攻破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
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爲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
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謚曰
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
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勳封世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
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
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

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朱兆寇京師詔世儻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儻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世儻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儻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謚曰躁戾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闕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
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旣社稷是任其梁棟
之望也順審諤佞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儻
則裂冠之徒歟

魏書卷十九中

中興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庚子帝崩於西園太極殿太子宏泣血受命于
太極殿中宏拜于殿前帝崩時年卅二歲高祖親往視之哀哭三日
帝崩時年卅二歲高祖親往視之哀哭三日

中興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庚子帝崩於西園太極殿太子宏泣血受命于
太極殿中宏拜于殿前帝崩時年卅二歲高祖親往視之哀哭三日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任城王雲傳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北史作中都大官無坐字
諸寺靈塔○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
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
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圖之居卽維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魏書卷十九中考證

讀書錄十卷

卷之十

因嘗於中參差以錄其間

其間非特以錄其間也

○石林燕語

其間非特以錄其間也

魏書卷十九下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卽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旣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

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贖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以毀令爲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曠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饒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

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惠贈帛一千疋及葬又賜帛千疋遣黃門郎監護喪事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

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
驚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
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
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
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
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
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
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
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
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土人
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
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勅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
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

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
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
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
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
顯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卽位行徐州還復尙
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總鎮壽春以英爲鎮南
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總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
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
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
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
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
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
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旣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

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闕旒纒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尙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纏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備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選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遵正

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
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
能勸比當別勅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
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
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卽嶺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
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
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
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
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
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
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旣至平
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
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

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
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拜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
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
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
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
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
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
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尙書郎蔡僧勰前軍將
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
北府諮議參軍伏粲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儵等數十人詔曰
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旣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肅衍
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
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

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憊實非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頗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尙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壘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全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甘疆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

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
 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
 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笑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
 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
 騰兩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
 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
 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
 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
 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
 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
 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
 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鄆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
 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鄆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

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尙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闕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嘗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

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瓮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卽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諡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

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秘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義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靈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義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妾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爲爛漫况义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恆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

之靈俯罄義夫之命掃蕩兇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温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义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菲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祿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义遣尙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旣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第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

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
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
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
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
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
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
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
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
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
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
增本封一千戶諡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
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子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與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義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諡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儁與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遽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懌死後義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菽箴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粟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

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勅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勅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宮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尙書

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尔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卽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恆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爲尔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

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鄴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余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

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肅魯郡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恆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與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余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余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等所廢前

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
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諡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
藝著稱頗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
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
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鄆三州河
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
瑕丘鸞請罪行宮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
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
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

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儗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徵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尙

輒開倉救民災敝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穢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讖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子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徽爲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

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或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或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恠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諡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莊帝旣殺尒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尙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尒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諡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恣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

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勅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

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諡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助卽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恆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妣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尙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祕書丞贈平東將軍祕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謚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恆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怨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謚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疋謚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恆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定安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入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

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贈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褻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各都實惟西蕃輿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并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

數里嚙踏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潤包原澤并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
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己不以爲勞
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
無意或值兵舉或過年災緣此契關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
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
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于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
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余朱榮之入洛超
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于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變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
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
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

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彊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閣將軍尋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

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責
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車騎將
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
平人才險薄爲出帝所信出爲青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
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
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驚起家
聲微飾智矯情外詔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
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南安王楨傳景宗率一萬繼後○萬監本誤驍今改正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魏書卷二十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

文成五王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諡曰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

北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諗動靜諗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諗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諡曰武康子鑿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鑿既庸才諸弟讎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

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諡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難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

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麻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爲若期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尙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却嶺皆不得就塋恆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

恆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諡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諡曰靈王世宗時改諡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諡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恣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儵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

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千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勅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

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

魏

書

卷二十

列傳

四

中華書局聚

卷之二十

五十五

魏書卷二十考證

文成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文成皇帝七男○文載八人而總書七男蓋八訛作七也

魏書卷二十考證

經書卷二十卷

大宛皇寺士臣の天啓八入南越書士臣重八加有士出

大宛皇三侯爵の庭外書寫受入御書

經書卷二十卷

魏書卷二十一上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上

獻文六王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

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温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

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禧等

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

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誠禧等曰汝兄

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恆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錢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誠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尙恂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葦宸暉得不尊尙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季冲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兗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鵠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

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媾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逮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窳窳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以此年爲六弟媾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媾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第河南王幹可媾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第廣陵王羽可媾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第潁川王雍可媾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第始平王勰可媾廷尉卿隴西李冲女次第北海王詳可媾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祚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修身改

俗爲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

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第禧雖在事不長而威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銚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敵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氲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于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疑聞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勳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患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

性橋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媮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禱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危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熒在疚罔知攸濟實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旣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修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尙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且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邛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
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
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
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
頭不相知今俛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
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忤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
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閹尹
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
悶龍虎歎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食如豺狼賊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
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谷
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尙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
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
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

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鑱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閉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遠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長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資高肇趙修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
驩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驩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

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暉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閣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覩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旣衆衍將湛僧珍慮其讎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將軍鄧州刺史亦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啓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旣葬還於江南

曄字世茂衍封爲柔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

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咸蠲盪舊釁義彰曩葉詠流前史
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
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暉弟坦襲改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傲佞兇讎從叔安
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
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爲太師齊受禪
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
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
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誓
往臨哭可勅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

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諭令
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鄆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
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
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贖死班師遷洛改封趙郡
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
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
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
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
盧尙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
重而尙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
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
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尙書曲阿朕意實傷皇

度幹聞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十二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斂服十五稱贈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謚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謚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謚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遞

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駟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尙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貲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謙子寘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寘伯謙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謚兄謙字與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

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尙書以
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尙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
寵愛其弟諡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
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錄尙書事孝靜初爲大司馬三
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諡曰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
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齊宣帝位於京官受禪職官皆降

諡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
之肅宗初入爲直閣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
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虜將軍涇州
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譚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謀弟讞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
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閣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讞弟讞羽林監直閣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恆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讞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爲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
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爲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
尚書左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
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旣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
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
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
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
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

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尙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旣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沉郭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今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召之第豈容宴安日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旣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譏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願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

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

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尙書更與羣官審量所以高祖謂尙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尙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尙書內外瞻望以吾有第自往秋南施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天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第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敘今黜汝錄尙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尙書令陸叡曰叔馮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尙書令祿一周謂左僕

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
卿計叔繇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
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尙書澄曰叔父旣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
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尙書于
杲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
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尙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尙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
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尙書盧淵曰卿始爲守
尙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
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尙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
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尙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
心直言規佐尙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尙書之失事鍾叔繇故不能別致
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
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遠墮致使王言

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上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閻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北人致之禮教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恆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竇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

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
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讓
沉疴絲懣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
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曆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
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頽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
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
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卽位遷司州牧
常侍如故羽頽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授司徒羽辭
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旣轉
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婚員外郎馮俊與妻夜因
私遊爲俊與所擊積日秘匿寔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温明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
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

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纒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爲冠軍將軍荊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爲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沒於關中

欣弟承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恆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誠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

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爲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旣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

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
抱槩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
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
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
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敘治兵之役
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罷又任
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勳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勞
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
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
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
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入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
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
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

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陞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汎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勅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尙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戶師傳宜保護聖

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柏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恆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恆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釋先帝懿第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責任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尙書如天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

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雍頰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疋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義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璫寃榮貴之威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爲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

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宮內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業暫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孝莊初余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諡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義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諡曰文孝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尙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
公食邑五百戶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
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秦弟徽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
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秦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徽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
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
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
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諡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二
子子亮爲後

誕弟勒義勒义弟巨巨弟伏陁伏陁弟彌陁彌陁弟僧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

勒义封陽平縣巨封濮陽縣伏阬封武陽縣彌阬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
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
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祿
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爲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
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轎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
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親自爲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
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
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
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
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錢
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

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
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
命詳爲司空輔政世宗卽位以詳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
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
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
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旣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
誠貫廟社寔昂贊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紹章卽已勅
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慚恨愧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
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
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郡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
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
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
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

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巽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案爲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雹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纒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末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地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毀燼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蒸於安定

王燮妃高氏高氏卽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旣素附於皓又緣姪好往來稠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欽極醉詳雖食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尙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頗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違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勅糾詳貪姪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姪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墜敗軍章虧風

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
 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
 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
 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為取受吾何憂
 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
 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
 守外內不通世宗為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
 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宜融軌訓方乃肆茲貪覲
 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實合刑典天下
 為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遽坐情有未安可免為庶人別
 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
 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
 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

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勅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贈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晉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壻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數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沖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剋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凝戚謚曰平王

子顯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

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
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麒麟等寇
亂幽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幽東秦諸
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幽華之圍以功
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還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
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
禦榮顥至汲郡屬介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
故顥以葛榮南侵介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啓其舅范遵爲
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旣懷異謀乃遣遵行相
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己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
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顥以
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

遂以顥爲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顥所擒又剋行臺楊昱
於滎陽余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
之衆轉戰輒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
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
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余朱榮還師討顥
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
及南兵勇健者自轅轅而出至臨潁潁部騎分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
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瑛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
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爲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
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尙書右僕射又

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顯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尙書令雍州刺史

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諡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味鵲鴿奢淫自喪雖禍由闕言亦自貽伊戚顯取若捨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魏書卷二十一上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趙郡王幹傳銓衡是荷○荷一本作何

北海王詳傳閉密始末○閉一本作秘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魏書卷二十一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下

獻文六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勰祖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草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

也驚鷺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鷓鴣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總詩高祖乃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總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總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總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總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總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總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第總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總禍與身

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總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總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人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總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慚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睿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勅將士肅爾軍儀總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總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

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

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總爲露布總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總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爲家人書於總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冲遜難違清挹在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網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總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按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垂蠲遂高祖曰汝諧

往欽哉總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滅己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還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譽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總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憊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蹇便欲進治總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邗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總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總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爲羣將之最也別嘗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總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總悲泣對曰

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勳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汝穎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勳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祇膺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與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清陽高

祖謂總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總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總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憊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總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且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志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颯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醜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勅及高祖崩于行宮遇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

車中總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
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
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卽位總跪授高祖遺勅數紙咸陽王禧疑總
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總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總恨之對曰
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
祖不豫總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
多忿因之以遷怒總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勳將誅斬總承顏悉心多
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總內雖悲慟外
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總有異志竊懷恐懼
而總推誠盡禮卒無纖介總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
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
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總爲宰輔總頻口陳遺
旨請遂素懷世宗對總悲慟每不許之總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勅

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縵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縵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縵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掃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縵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縵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旣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馳實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縵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肅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縵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

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懇以本官領揚州刺史懇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懇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懇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懇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懇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飄颻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祗勞徵懇還朝懇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懇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懇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

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懇矜而許之
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
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懇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懇曰比鳳凰未
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關淮楚叔父英略高明
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覬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
恩威懷遐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慚天顏實亦俯愧朝列
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懇頻表辭大司馬
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
懇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繫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
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以詔旨殷勤僂僂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
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懇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
世宗遵高祖遺勅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恆州非烈情願固疆之烈深以爲忿
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

將禱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選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意總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己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勅總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勅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責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總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譏構也又以總爲太師總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變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

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疵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

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尙書令高肇性既兇悞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魏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魏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魏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魏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魏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魏妃方產魏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魏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魏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魏曰至尊聖明不應無

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鑽築總二下總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鑽築總總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總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總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轡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總諡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慚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恆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

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與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
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
宣王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
祖語在臨淮王或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
遊魂闕覩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
禱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
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
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
搔擾邊陲劭頗有防拒之効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
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
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胃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郭第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勅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水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
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
隆德成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
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擢增邑之賞辭多受少
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
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
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尙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
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尔
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
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潁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卽位除尙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尙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諡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一 下考證

彭城王勰傳 賜情始暢 ○ 賜 一本作觴

從討新野 ○ 新一本誤薪 今改正

行次清陽 ○ 清 一本作育

劭兄子直 ○ 本書目錄彭城王勰下注子劭子直子正 今上文云嫡子劭字子
訥 下文云劭弟子正則劭屬子直嫡弟也

魏書卷二十一 下考證

魏書卷二十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十

孝文五王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王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恍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恆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尙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尙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恆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

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恆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齋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纍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尙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尙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尙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

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特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儻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尙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旣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

世宗詔尙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鑿繫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尙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

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
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
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
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
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
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
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
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
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
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
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
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義太后之妹



